

女性生活体验小说

一部发生在求职中的另类情爱小说

小

城

宝

贝

把 裔 著



新时代出版社



小城宝贝

责任编辑 杨 丽
封面设计 杨 子
责任校对 方 恒

小城宝贝

把斋 著

* * * *

新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北新文化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350 千字

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* * * *

ISBN7-5425-0324-3/I·160 定价:22.00 元

献给小城的小桥、流水和亲人的。

第一章

她在这座小城里已生活了五年。廿岁那年她刚从学校出来，城里到处在招工，于是很顺利地进了城，在一家机械厂做车工。她想呆在城里，一个女孩子要达到这目的很容易，经人介绍，她认识了孔西，并很快跟他结了婚。那时候似乎是经济的鼎盛时期，不像现在。

她对这小城已很熟悉了，没事时经常骑着自行车瞎逛，逛遍了所有的大街小巷。这城市的确不怎么大。碰上外地人问路，她便耐心地指点，问到哪答到哪，俨然是十足的小城人，而她的户口却在三十公里开外的那个小镇上。有时她真搞不懂，孔西怎么会娶她的。她们的儿子松松至今仍未报上城市户口。

他们住着一套老式结构的房子，两室一厅，设计得别扭，住着也别扭。在东大街古道巷一幢七层楼的顶楼。好在城里的房子都很宝贝，她也就知足了。松松断奶后，她就把他送到小镇上父母那儿，她和孔西因此过得很悠闲。白天两人都上班，晚上回到家，就一起做饭，孔西手脚麻利，炒起菜来比她还来事。孔西面目清秀，性情斯文，一双眼眸天生迷人。

“你要是女人的话，”她笑着说，“肯定能勾掉不少男人的魂。”

孔西腼腆地笑笑，说：“那还用说吗？”

吃过晚饭，他们总要出去散散步，像老年夫妻那样，彼此隔开一些距离，漫不经心地在马路边上走。走上那么一段就赶回，

开始洗澡看电视睡觉。老在一条街上散步觉得腻，他们就经常变化线路，往没去过的更远的路段走。有一次竟然不知不觉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来到了平陵中路的汽车站，汽车站边上有个不大不小的公园，怡园，他们站在了怡园的大门口。他两眼盯着里面看。可以看见公园内有一些男人在走动。有风，很凉爽，她建议进去坐坐，并自作主张拽着他的手臂往里走。

他突然紧张起来，神色惊慌地说：“不。”

“干嘛呢？”她不解地问。

“我累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听得出他还是那样慌张。

她懵了，说：“累了不正好进去息息吗？”可他不听，掉转头就往回走，步子迈得很快。她可真累了，这一路上走过来都没息过脚，再马不停蹄地赶回去，谁吃得消？她骂他：“你神经啊。”

后来，他们就再没走过这么远的路再没去那儿散步了。

他们仅靠几个工资生活，手头较紧，好在这几年物价一直走跌。前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以来，一直有传言说人民币要贬值，时强时弱，最近这种说法又火了起来，原因是央行即将发行一套新版人民币。为什么要发行新版人民币，又为什么在这时发行，这不无疑要贬了吗？大家都这样说。

“你说真要贬的话，这工资会加吗？”她问孔西。

“谁知道呢。”孔西心不在焉地说。

她倒是希望人民币贬值的，周边国家都贬了我们为何就不贬呢？这样硬挺着早晚有一天会把所有的企业都拖垮。很多企业就因出口不畅倒闭了。更多的企业业务量不足，为了保存实力，在争相裁员。她所在的那家机械厂就已裁过两批。

“我真担心被裁掉呢。”她说。

“谁知道呢。”他仍然漫不经心地说。

她白他一眼，他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心态有时真令她难以忍

受。

她学着去关注经济，知道了什么叫“启动内需”，什么叫“以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发展”。在这关注中，一条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了。原先需要六个小时的路程，缩短到了三小时。一条规划中的铁路也已提前动工了。她似乎看到，不久后在那火车轰鸣的一刻，经济也跟着蠢蠢启动了。

这些给她带来了希望。她害怕失业。失业是否意味着得重返那个早已逃离了的小镇？她把自己的离开看成是逃离，她讨厌那个单调枯燥不见活力的小镇。

“单梅。”孔西在厨房叫她。

她答应了一声。

“水烧好了。”孔西说。

他们在去年买了台很便宜的热水器，老坏，越修越坏，已搁置不用了，改用煤气灶烧水洗澡。孔西坐机关，工资不高，她拿的是计件工资，活不多，工资也就不多，眼下还不想买台新的。她把该换的内衣裤都拿在床上，孔西走进卧室，她已把衣服脱得精光，只是孔西并没多看一眼她裸露的肉体。她对自己的形体还是满意的，虽略瘦了一点，但那是恰到好处的苗条。她身材修长，跟孔西一样高。身材修长的女人总喜欢留长发，她也不例外。她那张脸也是长形的，长脸上最突出最显眼的就是鼻子，很高很长很直，因为有这漂亮的鼻子，整张脸便显得气宇不凡。

她躺在浴缸中，水淹没了四肢和腹部，她感到舒服。或许是因为长形脸在女人当中很少见，她显得不大合群，性格内向，甚至孤僻，没什么朋友。她总是喜欢一个人往深处想。她讨厌金银首饰，讨厌浮躁的东西。她发现自己明显的具有怀旧意识，不是吗？她不是总喜欢穿古旧花纹或款式的衣服吗？她有很多衣服，大多是刚结婚时买的。这些衣服都很旧很古典，只是穿在她身上

并不显旧，挺适合她这个人，让她显得别具风味。

她用香皂把全身擦洗了一遍，拿起保险刀，抬起胳膊，一下一下地光腋毛。每年夏天她都要把腋毛光掉。保险刀很锋利，没几下就光好了。腋毛浮在水面上，有的粘在身上，看了刺激。她突然轻轻一笑，低下头，小心地光着下身。以前从未光过，这一念头只是刚才倏忽间有的。卧室里传来电视机的声音，是 MTV 的歌声。她扭过头看了看，担心孔西冷不防站在身后。她不知道干嘛要光掉它。她觉得挺有趣。马上就光得一干二净，什么也不剩了。感觉有些涩涩的痒。她下身毫无遮挡地暴露了出来，看着挺新鲜，挺可爱挺珍贵，活像一只离群的小雏鸡，得小心翼翼去抚摸去呵护，生怕一不当心吓着了它。

MTV 的歌声还在继续，她朝卧室走去，脸上掩饰不住地羞涩。他看见了会怎么说呢？该不会骂我风骚吧？她想叫他大吃一惊，想叫他为她的小创举高兴。他应该大吃一惊的，她想，他不可能想到我会把它光掉。她略显忸怩地走过去，走近房门时，还是忍不住用浴巾遮住了。她走进房间，她大吃一惊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捂着下身的手与此同时移开了，用不着捂了。她看见孔西穿着她的内衣裤穿着她的高跟鞋和着 MTV 的歌声在卧室里胡乱扭摆，她惊呆了。

“你在干嘛！”她叫道。

孔西停下了，表情古怪地笑了笑，说，“不干嘛，搞了玩的。”

“哪有这种玩法。”听得出，她在愤怒。

孔西脱下她的高跟鞋，解下她的胸罩，胸罩里面塞着两团枕巾。“搞着玩玩的。”他不当回事地再次重申。他平静的神态使她觉得愤怒是多余的。她勉强笑了笑，说：

“你可把我吓坏了。”

他并没注意她的下身，她也把这事忘了。她穿起他脱下的内衣裤，仍心有余悸。

“你怎么想得起来的？”她说。

他妩媚地一笑，说：“还像吗？”

“比女人还像女人。”她说。

他满意地笑了。

睡在床上，她眼前还在浮现刚才那一幕。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女人模样呢？她可不想打扮成男人模样。她认为你是什么就得像什么，否则这世界就会乱套，那些叛逆的或说激进的行为，她不欣赏。记得以前他也曾穿过她的衣服，但那只是内裤和牛仔裤，她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他戴她的胸罩，居然还在里面塞上两团枕巾。他的行为太怪了。她不敢靠他。他也不靠她，两人就这么平躺着，房间里漆黑，她不知他有没有睡着。他很少主动跟她亲昵，令她恼火，但他就是这么个人。

当初跟他结婚是很随便的，他是城里人，还有房子，她看重了这些。他细皮嫩肉，总把头发梳得油光发亮，留着长指甲，像女人一样秀气，这些是第一印象。她曾暗自思忖，城市生活的优越，把个男人的阳刚之气都消耗掉了。跟他在一起，她从没体味出爱情的滋味。她想生活也许就是这样。她不知他是否爱她，也不知自己是否爱他。爱情这个词很难界定。他待她很好，像陌生人那样好，结婚两年多了，还从未吵过嘴。他不嫌弃她是农村户口已够她感动的了。“报上不是说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吗？”他说，“往后就不存在城镇户口农村户口的说法了。”可那毕竟是往后，眼下她毕竟还是住在城里的农村人。父母就多次叫她凑些钱买个城镇户口，她也想买，无奈这几年单位效益一直不好，攒不起钱。

她迷迷糊糊要睡着了，听见孔西说“别”。她知道他是在说

梦话，他经常说梦话。她仔细听。“别，”孔西说，“别这样。”很可怖。她也有些害怕。“别这样。”孔西使劲推她，并用脚蹬着床板。她慌忙打开灯，惊恐地看着他说：“怎么啦？快醒醒。”孔西气喘吁吁地睁开眼，脸胀得通红，不再吭声。

“做梦了是吗？”她问。

孔西看了看她，点了下头，说：“差点把我吓坏了。”

“什么梦呢？”她问。

“一个恶梦。”

“什么恶梦？”

“说出来你不会相信。”孔西的脸还红着。

“你说。”她说。

孔西不看她，看着天花板，说：“一个老男人要强奸我。”

她噗嗤一声笑了，说：“一个老男人要强奸你？他怎么强奸你？”

“我赤身裸体躺在床上，”孔西说，“那个干巴的老男人走了进来，见四周没人，就向我扑过来，我就拼命抵抗。”

“你是说男人强奸男人？”她忍不住又笑了。

孔西没笑，扭过头，把手放在胸口，看得出他还在瑟瑟发抖。“好了，别怕了，”她说，“男人强奸男人有什么好怕的。”她关掉灯，说，“睡觉吧。我还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。”她帮他分析原因，“肯定是你刚才穿着我的内衣裤，害得那老男人误以为你是个女人了。你说是吗？”孔西没答话。“以后可不要再穿了，免得那老男人又要强奸你。”说完她自顾自笑了。

他们继续睡觉，一觉醒来，她发现孔西还未睡着，就说：“快睡吧。”

孔西说：“嗯。”

她闭眼又睡。忽然她想起了什么，忙问：“你以前不也做过

这样的梦吗？”

“嗯。”孔西说。

她疑惑不解，说：“你怎么总做些稀奇古怪的梦呢？”

孔西不语。

翌晨醒来，已是七点钟了，她赶紧烫些泡饭吃了去上班。孔西不急，他要到八点半才上班。她跨下一层一层的楼梯，从车库里推出自行车，骑上。骑自行车去上班要一刻钟。这辆红漆自行车还是她刚进城时买的，那时她领到了第一笔工资，就拿去买了这辆车，只剩下几十块钱，也不知整整一个月是怎么度过来的。她很爱惜这辆车，至今它那钢圈还锃亮，除了钢丝有点锈迹，其余都很新，很好骑。

她来到了那家机械厂的大门口，大门内竖着一块牌子，上写“进入厂区下车推行”，可她直接骑了进去，其他人也是。以前厂子兴旺，规矩就很严，有谁不推行逮着了就罚款。规矩严了人精神，像这样自由随便反倒没劲。近两三年来，厂子是每况愈下，以前三班倒，现在只上一个白班还嫌没活干。工厂产品单一，专为柴油机厂配套生产轴和齿轮。柴油机销售不畅，工厂也就跟着倒楣。厂长说他正密切关注着柴油机市场的行情。可为什么就不开发新品呢？她一直这样想。厂长说新品也不是容易开发的，再说现在还有什么新品好销呢？厂长的意思是只有坐以待毙，说人家那么大的柴油机厂都没辙，何况我这小厂。厂长姓钟，叫钟正平，矮胖，只读过初中，原是柴机厂的一名老车工，因为技术好人缘好，提拔为车间副主任。后来柴油机厂在红梅路上扩建了个车间，就把他调过去做车间主任。那几年柴油机厂的效益特好，为了组建名誉上的集团公司，就把红梅路的车间辟了出去，改名为“红梅齿轮厂”，钟正平也就一下子由车间主任晋升为厂长。指望这么一个人把厂子整活，只能是妄想。

她把自行车放进停车棚，上了锁，刚想离开，听见背后有人叫，“单梅。”是路齐英。

路齐英说：“你骑得真快，我在转盘那儿就看见你了，就是追不上。”

她说：“我担心迟到。”

“迟到了又怎样？”路齐英说，“又不扣工资。”

她们边说边向车间走去。

路齐英是厂里的质检员，蓄短发，贤惠，见人就笑嘻嘻的，笑得满嘴青春味，叫人怀疑她的实际年龄。单梅曾跟她开玩笑，“你的嘴巴太性感了，搞得那些小伙子都控制不住地直舔嘴唇，怕是想跟你亲嘴吧。”路齐英笑了：“还不是想亲你，你又年轻又漂亮。我都五十出头的人了谁还想亲。不瞒你说，我做姑娘的时候也没这艳福呢，更别说现在了。”路齐英说的是实话。她长得并不丑，可不知为何直到30岁才嫁出去，好在嫁了个厂长，倒也心满意足。

“听说今天又要精简一批人呢。”路齐英说。

“真的？怎么还要精简？”单梅说，“这厂子怕是要关门了。”

“昨天快下班了我听见钟正平这么说的。”

“那有我吗？”

“你哪会呢，”路齐英笑道，“你技术这么好。”

她们走进车间，路齐英奔向楼上的办公室，单梅则来到更衣室换工作服。换好工作服，她打开工具箱，拿出车刀、扳头、手套、油枪、游标卡尺等东西，走到属于自己的那台车床跟前。那是台C616A普通卧式车床，她打开电源开关，按上车刀，拿起一根轴对着图纸用游标卡尺仔细量了量，看还需车掉多少。她这道工序是精加工，精到以丝计算，马虎不得。她把量好的那根轴塞进夹盘，顶上尾锥，动手车起来。

精加工没粗加工吃力，但很容易报废。不报废的办法在她看来主要是车刀要磨得好，另外就是要掌握分寸，要小心。对此她早已摸出了门道，一般一根轴她最多只需三刀就可完工。她把精加工又细分成粗加工和精加工两道工序。她通常在刀架上按上两把车刀，一把后角很小，是车前面一刀或者两刀的，属于粗加工；一把后角很大，很锐，是车最后一刀的，叫精加工。三刀下来一般就用不着再量了。

车间里除了车床，还有铣床磨床刨床钻床，很多，但只有一半左右在开工。她担心有那么一天所有的机床都息掉。那时我就失业了，她想，失业了我再干什么呢？起初学这车床她还有些不大情愿，认为是男人干的活，只是5年下来，她跟这台车床竟有些难以割舍了。她把这门技术掌握得得心应手，离开它，真不知还能靠什么存活。

只一会儿，她已车好了许多。路齐英走过来一根一根地检测，未了站起身，说：“全合格。其实你车的都可以免检。”

她笑了，说：“那你以为我5年的时间是白费的么。”

路齐英把嘴巴朝前面那男车工呶了呶，小声说：“他没有哪一天不车废品，真该把他精简掉。”

单梅也小声说：“放心吧，把我精简掉了也不会轮到他。”

那男车工是厂长钟正平的远房亲戚。

路齐英说：“说实话，我就佩服你，我好像从未检出你车过废品。”

单梅满意地笑了笑。

路齐英走开去检测别人的，她继续车。前面那男车工回过头套近乎，说：“今天厂里要发生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她问。

那男车工神秘地说：“又要精简人了。”

她笑笑，意思说我已经知道了。车间主任从楼上走下来，手里拿着一纸东西。那男车工又神秘地说：“你看，来了。”她看见车间主任依据手中的纸片在一个一个地找人。“那些通知上的，就是被精简掉的。”男车工生怕她不明白。讨厌。她心想总不会把我也精简掉吧。她有些紧张。她终于看见车间主任冲她走了过来。她预感到什么将变成现实了。她害怕，一双惊恐的眼眸直直地盯着愈来愈近的车间主任。车床在空打转，她忘了把车刀吃下去。车间主任走到她跟前，说：

“很不幸，你也被精简掉了。”

车间主任是个小伙子，很帅，跟她差不多年纪，两人之间似乎还有些模糊的感情。她傻眼了，不知道干嘛要精简她。

“这不公平，”她有些愤怒，“你到底是嫌我技术不精还是干活不像样？”

车间主任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这都是厂方的意思，我帮你争取过了，但没用。”

她呆呆地站着。车间主任又说：“想开些，到外面找份好工作比这儿要强得多。凭你的能耐不应干这粗活。”

那男车工像是很同情地看着她，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车床还在空打转，路齐英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旁边，帮她关掉了。

“真没想到，”路齐英说，“不过别太伤心，你还可以再找工作的。”

她说：“我不伤心。”

路齐英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收拾收拾去楼上结帐吧。”

她说：“嗯。”

她来到三楼的财务室，领了最后一笔工资。走出车间大门，她又趔回了，找到路齐英，说：“我走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见。”

路齐英说：“我送送你。”

她说：“不用。”

但路齐英还是跟着她一起向车间外走去。

她去停车棚推出自行车，说：“你回去吧，不用送。”路齐英说：“其实真不该精简你。”她说：“别说了。”她在这厂里没什么朋友，路齐英应该算作朋友。她们不再说话。走出工厂大门，路齐英说：“保重。”她说：“嗯。”

她骑上自行车，骑过红梅路，骑过转盘。骑在一条一条大街上。此时已是上午 10 点，太阳光歹毒得眩目，大街上行人稀少。她想，我在那厂里整整干了 5 年，我亲历了它的兴盛与衰退，一步一步的衰退。她想，这 5 年我从乡下来到城里，我结了婚生了孩子，从一个单纯的姑娘变成现在这样的女人，一个失业的女人。她两眼发黑，她一遍遍提醒自己别栽下来，我忘了带把伞了，她想，有把伞遮遮太阳该多好。她下意识地朝人行道上看去，她看见两个大男人手拉着手在走路，活像一对恩爱缠绵的情人，觉得滑稽。

第二章

路齐英系上围裙动手烧晚饭，晚饭在她是件大事，中饭因为要急着上班，只求简单，晚饭则要好好地炒几道菜，让丈夫和儿子尽量吃得开心。她坚持认为自己是让这个家充满温馨和爱的重要角色。她为担当这一重要角色自豪而忧悒。忧悒的是始终不知如何化解丈夫和儿子之间对立的矛盾。而这一矛盾正日益尖锐起来。就在不久以前，这一家庭似乎还非常幸福，她陶醉在幸福中，陶醉得满脸微笑。自从儿子路习洋坚持写小说以来，维系了一二十年的幸福突然间就崩溃了。她不忍心面对，但又无力挽回。隐隐的伤痛中，她恍惚重见了二十年前自己孤苦的身影。那时她还是相貌出众的姑娘，在为嫁不出去苦恼。也并非真的嫁不出去，而是找不到愿意以身相许的男人。她不愿随便找一个人草草地结婚，她要找到自己的幸福，找到她爱的也爱她的男人。她不明白这样男人为什么一直不出现。她焦虑，焦虑得整日蹙紧眉头，一朵灿烂的鲜花眼看就要蔫萎。终于，在她三十岁的时候，一个叫宋宪的青年才姗姗来迟，一个似乎也在找她的跟她相仿年龄的青年。

“你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呢？”她问。

“因为你始终没有出现。”他说。

那时他刚刚做上啤酒厂的厂长。

她说：“凭你现在的身份，完全可以找个一二十岁的娇滴滴的漂亮女孩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不能和那样的青春女孩结婚，我的青春整个是段空白，是种创伤。和那样的女孩结婚，会让我整日沉湎在回忆的痛苦中。我需要的是一个知己，一个能理解我的像你一样的成熟女人。”

她感动了，感动得整个身心都严肃起来。他是个孤儿，他曾经流落街头乞讨度日，他说别相信什么亲戚，他们不会可怜你帮助你，他们只会把你一脚踢出门外，尽管你身体里面流着与他们同样的血液。他说他也没有朋友，没人肯跟他交朋友。他孤苦无助，他挣扎。他做过搬运工勤杂工洗瓶工，在啤酒厂洗瓶，那时啤酒厂回收的酒瓶都是人工洗涮的。那时的啤酒还没多少人会喝。好在他终于在啤酒厂落住了脚，成为灌装车间的一名正式工人。他勤勤恳恳干着。廿六岁那年他幡然醒悟，这样干下去还完全不行，一些同龄人已结了婚有了小孩，而他什么也没有。他需要得到一切。他要往上爬，往上爬得有梯子，他想他的梯子在啤酒厂。从啤酒厂往上爬的最佳捷径是搞销售。经过一番争取，他做上了业务员，负责开发某个区域的啤酒市场。这时，人们都已尝试性地喝起了啤酒，啤酒作为舶来品也开始为大多数人接受，他于是很顺利地把那块市场开发成功了，得到了领导的赏识。他惊喜，他发现做销售这一行很赚钱，明处赚暗处更赚。他还发现那些领导都很蠢，他们不知怎样才能把厂子办得红火才能牟取更多的利润，只知道往私人腰包里捞好处。他想，这样的厂长谁不会当。他要爬上去。爬上去并不难，关键是要摸清门道，掌握一些诀窍。他设法与厂长拉拢关系。他把厂长请到他那块市场视察，以便“悉听指教”。他联系好那帮子客户盛宴款待。他送礼给厂长，先是说客户送的，见厂长高兴，后来便干脆说是自己送的，厂长更高兴。他孙子般侍候厂长，把个厂长侍候得装腔作势，说小伙子聪明有前途。他把一些漏帐的货款悉数交给厂长，说厂长您大人交际应酬多，厂长说这倒也是，用在我身上就等于